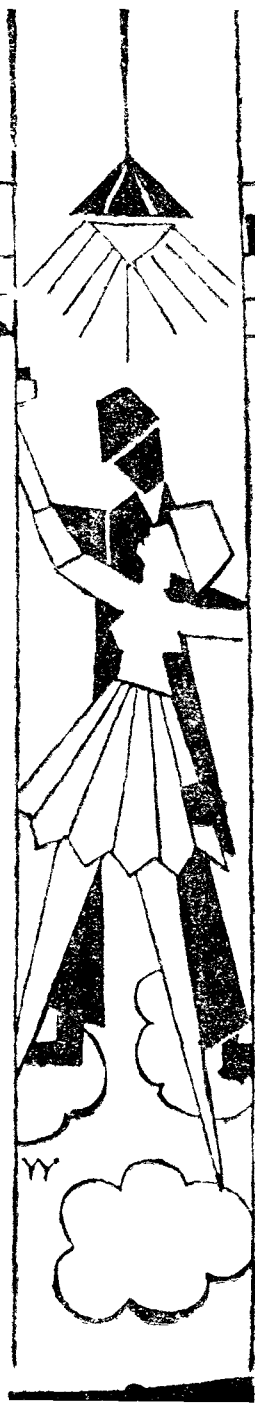


都市的男女

徐蔚南 著



都市的男女

徐蔚南著

上海
真美善書店
1929

大會序

文字跟語言不多是傳達意志的工具嗎？然而文是文，言是言，兩者一致，却不多見。這理由很明顯。當你提筆預備寫作時，不免要矜持，不免要作態，好嚴重的就扮得道貌尊嚴，喜纖巧的就故意搔首弄姿，輕輕地把自然流露的情調加上了一層人工的渲染。切實些說，爲了虛榮，掩藏了本真。所以文人就得了個狡猾的頭銜，自然流露的情調祇好在語言中求之了。能文言一致的作

者，簡直成了鳳毛麟角。

在這一些鳳毛麟角中，這本集子的作者却是一個。我跟蔚南兄友誼的歷史至今祇有一年多，可是跟我作數小時長談，越談越興奮的，祇有他次數最多。並且每次長談都給我很深刻的映象，祇覺對坐的這位朋友，正在複雜的社會中打着滾；敏銳的神經，清晰的觀察使他感受到種種難言的苦悶，於是而掙扎着，徬徨着發出莫可奈何的談諧和諷刺。他的談諧要令你感傷，他的諷刺會令你嘆息。這是他談話的情調最令我深深感動的地方。後來我讀他的作品，竟彷彿就是跟他對話的光景；不矜持，不作態，自然地傾瀉他心裏的蘊

藏，口頭的言語。每一句，每一行顯現出個活躍的蔚南兄。

聽說英國王爾德作文不自己動筆，祇須別人把他不加思索的談吐記下來，就是絕妙的文章。我想蔚南兄或者也有這種特稟的天才。每個人本有不同的個性，可是所謂個性，實在也是渺茫得很，能有幾個人把他捉住了表現出來？這是一種藝術。

十八，四，二十，病夫。

小會序

Un roman est un miroir pu se
promene le long d'une route

「小說是沿着道路走的一面鏡子。」

這是史登達 Stendhal 的一句警句，我覺得把來
移贈蔚南兄再確當也沒有。

汽車上開車的身傍常有一面小鏡子，街道上

的形形色色都不爽毫厘地在這裏面瞥過。我每常呆瞪着牠出神，覺得這種高速度的遞嬗纔真正是活動而有生命的都市的表現。現在讀了蘇南兄的這本小說集我彷彿又坐在這面鏡子的邊頭；所以感覺到史登達的這句話簡直是給我們蘇南兄說的。

文學的目的可以說是用着藝術的手腕來追求人生的真相；可是人生是一箇奇異的，錯綜的，玄秘的宇宙間不可捉摸的啞謎，這真相的追求却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藝術家說，能捉住她的整箇就得到了她的真相；可是這整箇究竟是什麼意義，淺近些拿隻鴿子來說；你要真切地認識牠，最好請箇解剖師把牠的五臟六腑一件件掏出來給你看。

可是你要說不對，這是隻死鴿子，不是真的。好，我們就不拿牠解剖，把牠整箇兒身體養在一隻籠子裏讓你看。你又要說，牠不飛，不叫，呆板死了，決不是牠原來的樣子。好，你要看牠原來的樣子，這容易，讓我們把籠子打開來，放牠到空裏翱翔。在一剎那間，你的確捉着了真鴿子的一瞥，可是牠飛得快，去了，遠了，真鴿子你又瞥見了幾許？因此我們研究鴿子，就生了兩個問題：究竟捉住了細看的是真，還是當牠在空裏飛的時候，我們捉住的一瞥是真？

人生就彷彿是這隻鴿子。有的人要用着外科醫生的手術，把牠切成了片斷，放在顯微鏡底下，

使牠纖毫畢露；然後把最精密的鏡頭的攝影機把牠一絲不漏的攝下來；有的人却不然，他們用的雖也是攝影機，可是一架攝電影的攝影機，他擎着牠站在一傍，當人生的現象飄過去的時候，他攝取那繼續相聯的警現。

這兩個人遇見時，就有了爭論。

——你瞧，前一個會說，這兒是牠構造的分析，我洞見了牠纖微的奧窔；這兒是牠形態的輪廓，我表現了牠整個的真相。牠的內在，我有；牠的外形，我備；這樣纔是人生的整箇。你這算什麼？簡直是一箇箇影子，那兒來的真？

——影子嗎？後一箇會嚴重地反駁。你別看輕

這影子！我們靠着這續續相聯的影子却得到了真正活的，有生命的人生真相。人生是活的東西，你該明白。切成了片斷，儘你表現得一絲不漏，到底還是死板板紙面上的東西。你這是圖案，是照相，纔正真是一箇無聊的影子。

這種公有公理，婆有婆理的辨論，本來也不容易下一種獨裁的判斷；因此我同蔚南兄見了面，就免不了要笑嘻嘻地爭執起來，因為我是主張前者的致力於描寫，蔚南兄却是後者表現派的信徒。

然而，藝術到了純熟的時候，豈是守着一方面，走着一條路的這樣笨拙的嗎？說老實話，太忽略了描寫，不論什麼好作品，一定要變成滯重

枯竭，索然無生氣；太忽略了描寫，儘你怎樣生動，也不免要飄忽無定，令人不可捉摸。人生有形態，有靈魂，這必須仰仗着描寫；人生有動作，有活動，這必須仰仗着表現。死心眼兒的我們倆，一定要坐在老樹根上守那不再回來的兔子，這不是文藝界裏兩個大傻子嗎？

因此我們到底覺悟了；我採用了他的表現方式，他也接受了我的描寫方式。讀者不信，請看這本集子裏最後的幾篇，是不是換了些作風？再看我快要出版的潛織的心是不是受了些蔚南兄的影響？

我們倆在文藝的修養上既有這樣互相補益的

經過，我在這本集子上彷彿可以說幾句親切些的介紹了：可是我不能，因為我想說的給師鳩在批評作者的奔波裏說盡了。現在我不客氣地把牠摘要抄幾段就算是這新集子的介紹吧。

「我常常自己問自己，文學作品究竟是什麼東西？這種答案雖然是要多少有多少，可是我以為最確當的祇有一句，那就是：『文學作品是作者精神組織的表現。』精神組織雖然是每個人都不會缺少的，可是能自己認得清，捉得住，把牠清楚地表現出來，讓每一個讀者在他的作品裏找着他自己活躍的影子，這却需要一種純藝術的手腕。」

「在徐蔚南的作品裏……我們可以找着一個活躍的徐蔚南。我們讀着他輕快的句子，看着他微諷的筆風，感着他伊鬱的情調，正彷彿臉對着作者，跟他作長夜的深談。徐先生是表現自己精神組織的成功者，也就是個值得讚美的作者。」

一八，四，十四，盧白作於大通里。

代序

孟樸大曾先生虛白小曾先生：

全靠您們倆的鼓勵與督促，在過去的一年中，我居然寫成了若干篇短短的小說；更是全靠您們倆的鼓勵與好意，這若干篇的小說，居然有能刊起來成爲這一小冊的機會。這是應當先感謝您們的。我誠心的把這小冊呈給您們倆了，請接受了這點小小的誠意吧。

但是可憐，我是辜負了您們倆的一切厚意了。

你們倆看哪！搜集在這一冊裏的幾篇小說不都是不成功的嗎？一定是的，篇篇都失敗了，失敗在題材上，文筆上，風格上。

當面的時代，誰都承認是個變亂的時代。在變亂的時代裏，誰都免不了嘗到種種的不幸，從不幸裏就產生悲哀。不論男的和女的，老的和小的，除了權勢迷了心竅的東西，都染着了這不幸的痼疾——悲哀。老年人的悲哀瀉在眼淚裏，畏懼裏，嘆息裏，死亡裏，算了。中年人的悲哀卻不然，是瀉在縱慾裏，口號裏，煩悶裏，拍買來的幸福裏；因為他們是年輕；他們是要動的；他們要把悲哀化成爲歡樂，就是剎那間的歡樂也好的。

所以中學生的生活，竟是一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；十八九歲的妙齡女郎所以竟主張「過了一天算過兩個半天」的生活。時代所訓練成的中年人和青年人是這樣的了。您們倆想呀！他們要求小說家寫的是什麼小說呢？他們是要求小說家在小說裏喊着窮，喊着被壓迫，喊着革命的口號，同時又要求描寫變態心理的，變態性慾的，頹廢的，自暴自棄的，尖刻的，諷刺的東西，來刺戟挑撥，興奮他們的給悲哀所衰老了的神經。能把握這個時代精神的天才小說家是成功了。你們倆看啊！他們有的會寫內心的煩悶，譬如說雙手抱着人家的妻子，嘴裏卻會向自己的老婆講：「我苦悶呀！」

我雖則抱着那個女人，但是我這一萬分的可憐您，十萬分的愛好您哪！」有的更會尖刻地諷刺一切，寫貞女的如何不貞，孝子的如何不孝，狂人的如何不狂。有的更會揮那如椽的大筆，興奮的寫着「大砲轟轟轟！革命！革命！革命！大家起來！」像這樣大家以為深刻的熱烈的又是意志的小說，是要天才的小說家來寫的。我根本不是什麼小說家，像您們倆所知道的，我是一個所謂「教書匠」者，我只是個被生活所驅迫到都市裏來賣我勞働力的小工罷了，所以我不會寫那麼的小說，來博羣衆的歡迎。我這本書裏所寫的，大部分都市裏的爛熟了的男女的生活，沒有喊窮，沒有喊